



新年说 新

□壹壹

乙巳新春，街头巷尾，人流如织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节日的喜悦。街边的小摊上，热气腾腾，摊主们搓着冻得发红的手，热情地向过往的行人高声祝福：“新年好！”

说来也神奇，这时候每一句“新年好”，一旦说出去，就会撞上一面看不见却温暖的墙，随即裹挟着人间的烟火被轻轻弹回。回应的那句“新年好”也被热气包裹着，缓缓升腾，融入了街头的喧嚣与热闹。人与人之间的问候，就这样在幸福之墙的反射中，让整个世界都变得柔软而欢喜。

因此我总觉得“新年”二字，仿佛带着某种魔力。当我们从旧岁跨入新年，就好像一切都被按下了重启键。而这魔力的神奇之处，便在于它让每个人心中都燃起了对未来的希冀，期待着接下来的日子充满好运与欢笑。

新年的“新”字，藏着人们最深切的期待。一方面，我们希望有些美好如陈年老酒一样，经历长久的时间而更加鲜活，更显价值。如对亘古不变的美好眷恋，历久弥新的新年仪式，年复一年的阖家团圆、代代相传的祝福话语、永远温暖的父母笑颜、始终如一的乡愁记忆。

另一方面，这个“新”却又包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对岁序更迭、万象更新的憧憬，打心眼儿里期待新的一年带来崭新的际遇、更好的生活、不同的人生风景，盼望着每一个明天都能为生命注入新的活力。

正是这种对“不变”的珍视和对“求变”的渴望，构成了新年最动人的底色，让我们在守护传统的同时，也能勇敢地拥抱每一个崭新的可能。

乙巳新春，回到陕西老家，当我站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的镇馆之宝“何尊”面前的时候，同样能体会到，古人也有同样的想法。

作为一件国宝级文物，何尊不仅吸引了无数历史学者和考古学家的关注，

也成为了每一个华夏子孙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窗口，同样也成为这个春节最炙手可热的国宝之一。

何尊最为重要的价值在于其内底铸有的12行122字铭文。这篇铭文记载了周成王在成周（今洛阳）建都的重要历史事件。铭文中最为著名的一句话是“宅兹中国”，这是目前已知的“中国”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。这里的“中国”指的是当时的政治中心——成周（洛阳），意为“天下的中心”。

3000年前，周成王刚在洛邑扎根，就像现在的我们买了新房、换了工作、去了新城市一样，满怀期待又略带忐忑：这地方靠谱吗？能不能出人头地？要不要坚持下去？原来3000年前的周人，换了一个新环境，也要反复给自己打气鼓劲儿！

“周虽旧邦，其命惟新”。周人建立的邦国虽然很古老，但它肩负的天命却在于革新。

自春秋以降，华夏文明化难而重生、历劫而不毁，就是因为古人早已洞见治世真谛，懂得把继承变成创新，把传统变成变革的动力。在变与不变的动态平衡中，今天“中国”一词早已突破了地理概念，上升为民族与文化认同的高度统一。

所以啊，过年图个啥？就图个“新”字！新年不仅是时间轮回，也是给每个人重新审视的机会和重新出发的勇气。

2025年是乙巳蛇年，依《皇极经世》所演，今年的值年卦象为“泽火革”。革卦是《易经》的第四十九卦，位于井卦之后，《序卦》说：“井道不可不革，故受之以革。”一口井使用久了，其井道必须定期清理，所以井卦之后要求革新。

《杂卦传》说：“革，去故也；鼎，取新也。”因此，革卦有变革、更新，除旧布新之意。“革故鼎新”一词即由其和随之的“鼎”卦而来。

革卦对于我们有哪些启发呢？

举个例子，春节期间，能思考会搜索的国产大模型deepseek横空出世，很多人惊叹之余不免担忧：回去的时候好好的，过完年回来，饭碗被砸了，怎么办？

就个人来说，革卦提醒我们，最好先从改革自己做起。拥抱变化而非恐惧对抗，终身学习而非停滞固化，不要忘了，人也是可以自我进化的。

如果不能改革自己，只去抱怨周围的人或者环境，一是根本行不通，二是到最后往往发现，原来问题在自己身上，即使没有deepseek，也会遭遇其他危机。

值此革卦之年，立于古今交汇处，看红斑绿锈的青铜器诉说变革的勇气，感受先民对新生的期待，也启示我们，休息几天，便要继续支棱起来，去见识更开阔自由的世界。

老叶搬新屋

□叶亦健

老叶，何许人也？他是我爸，是从小让我敢怒不敢怼的人，他只需把黑黑的圆脸一拉长，我肯定是吓得一声都不敢吭。

小时候，爷爷奶奶就是我的“保护伞”，但凡自己年少不懂事做错事，我会第一时间去找保护伞，必须看着老叶“保证”了，我才敢回家。

小时候，我对老叶的拉长脸视作是“凶”，而且是不怒自威、让人毛骨悚然的那种。直到我为人父之后，才渐渐真正读懂老叶的“凶”，并不是那种凶神恶煞般的凶，而是刀子嘴豆腐心的“严厉”。以至于现在的我，经常拿他开玩笑，会没大没小地称呼他为“老叶”。憨憨的老叶则付之一笑：“小叶，咱俩要不要喝一点？”

有时候老叶的伴侣老王会对老叶的提议持反对意见，那我也只好遵从老王的意思。老叶则会表现出一副“不开心”的样子：“你听你妈的话就算数嘛，一点派头都没有。”

此时，我的心里就会想：“你老叶不是也一辈子没派头吗？老王怎么说，你就怎么做的。我这个就是典型的有种像种，在自己老妈这里没有派头，我不掉面子。”但我也仅仅是想想，不敢说出口，生怕老叶听了觉得没面子。其实大家一直心照不宣，老王才是我们家真正的一家之主”。

在我看来，老叶和老王生了我和我哥是天意，是超越“默契”的那种。要说他们夫妻俩次于生孩子“默契”度的事，应该就是造房子了。

1983年，老叶和老王二人经过充分酝酿后，在叶家建成了完全独立自主的楼屋，听说当时还算是比较超前的，两间三层的结构，但说实话并不是很实用，当时的三楼差不多就是充当杂物间。

时隔40年，老叶和老王再次着手建新屋，而且只能是拆翻建，是一笔不菲的开支，我和我哥并不是很赞同，觉得他们这把年纪了，花这么多钱在乡下建房子大可不必，还不如在城区买个套间来得保值。

显然，我和我哥的“反对”并不奏效，因为这是二老今生最大的心愿，只想有一天回到村里，有一个落脚安身之所。他们只是通知我们，而不是参与决策，老两口自己早就做了打算，建房子的钱也准备好了，不需要我们哥俩“操心”。

从房子启动建设，老叶就三天两头往叶家跑。一说到新房子，他的嘴角永远是上扬的，就连刚刚安装好的电视机，他都可以拿出来向他的小孙子“献宝”。

“小宝，爷爷家的电视机装好了，以后你就在客厅睡觉，那个电视机就交给你了。”

“爷爷，你家的电视机有奥特曼吗？有猴子警长探案记吗？有汪汪队立大功吗？”

“那肯定有啊，你想看什么就有什么！你以后跟爷爷奶奶住乡下，好不好？”

爷孙俩的对话其乐融融，都缘于老叶对新屋的特殊情结。去年国庆前夕，新屋落成，老叶别提有多高兴了，桌子、椅子、杯子、筷子，老叶看到喜欢的就买，巴不得今后天天高朋满座，这点完全继承了我爷爷的“好客”，来者都是客，不管有没有下酒菜，都会招呼来者坐下来喝两口。

今年春节前，一切摆布停当，我和我哥带全家来新屋拜年时，二老更是喜气洋洋。在我和我哥看来，二老真的不容易，劳碌了一生，将两个孩子抚养成人，所有积蓄用于两次建房，直到现在还在用自己的身体力行，教育后代要诚实、俭朴、耐劳、正直。他们是伟大的父亲和母亲。

